



王陽明集九

別錄
奏疏

廿一

特 別
013
3196
10



門 13
號 3196
卷 10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一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恐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



昭和十七年
四月三十日
贈求

呼在昔
必如今又
如

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

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辱以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

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
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
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
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
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
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
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
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
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
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

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
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
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
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
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
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
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
所懲於前而后有所警於后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
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
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

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

今之征
調不已
其未見
及此乎

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蓄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

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內取精健，定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眾，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

思及是
則兵卷不
必多

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為聲勢，以相掎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

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
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
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
師於東。陞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
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
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
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
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
即豪門之畜。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
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儼戰士之心。

與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
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
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
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下手勅提
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
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
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
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
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
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

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揜匿精

進兵名

不可不

如

將
而
時

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畜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

易之
易之
易之
易之

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
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
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
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
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
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
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
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
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
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

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
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
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
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
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
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
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
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
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
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

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 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 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 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 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決重囚已行遵奉 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

風 法

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為病根既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 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為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疴羸日甚心雖戀 闕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既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 聖明竊祿部署未效荅於涓埃懼遂

賜用別錄卷二

九

填於溝壑。螻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
餘生。庶申初志。伏望 聖恩垂憫。乞 勅吏部容臣
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
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

宥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正德元年
特官

兵部
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
也。臣邇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
上言時事。特 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
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

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
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謹之
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
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
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
莫不以此舉為非宜。然而莫敢為 陛下言者。豈其
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 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
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
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

又

又

又
使
心
寒心况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興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覩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為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

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
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鰥曠之罪多矣邇者朝廷舉考察之典揀汰群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陛下况其氣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耻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為

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
死且不朽若從末減罷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
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十年
八月

頃者臣以 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待
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鯨曠廢職
自宜擯逐以彰 國法疾非所言矣 陛下寬恩曲
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
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浸氣弱力不能從其
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

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即死而病勢
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 聖恩汪濊掩瑕納
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
強中稿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
母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
望臣一歸爲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 陛
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
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末
啣犬馬帷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
齒未甚衰暮猶有圖効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 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群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彙群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溯流求原而乃狂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

心果也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

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
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
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陛下言者故遂
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
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群生去其
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
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
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
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
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受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

生靈之困弊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
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
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
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
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
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
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
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
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
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

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
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
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
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
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
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
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
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
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
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與後乃窺見聖道

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
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
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
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
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
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
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
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
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靈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
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真是故佛氏之所

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勸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

母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
証陛下者矣陛下而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
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
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
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
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
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
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
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
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

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
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
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
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十一年十月時陞
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
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放回調理
皆未蒙准允黽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
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

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踈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稱况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臚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潰政債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 陛下之事何況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 國事伏願 陛

下念 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謫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嚙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為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螿苦切之情控於 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 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 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 恩疏

十二年正月
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 勅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菲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債事當具本乞 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 勅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爲緊急

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 勅書切

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

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

事該本部題奉 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

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慙不遑寧處一面扶

疾候 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

准吏部咨該臣 奏爲乞 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

致仕事奏奉 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

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

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 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

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
臣氣體羸弱質性迂踈聊爲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
才鴻臚閒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
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 聖
旨以多事爲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
虞於覆餗黽勉蒞事忽已踰旬受 恩思效每廢寢
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
方苦於瘡痍尚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朞月而可觀况
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疴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
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 恩之

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
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爲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
亦少致其涓埃姑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
之請臣不勝受 恩感激

給由疏

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
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
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
年十二月內爲宥言官去權奸以彰 聖德事蒙

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内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内蒙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内蒙陞南京刑部四司主事本年十月内蒙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正德七年三月内蒙陞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接到吏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箇月零二十日本日准吏部咨蒙 恩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三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轉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爲此具本奏 聞

叅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

仙屯劄已經差委典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剿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作劄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過乞調峯山弩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兵官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鮐打手吳尚能等兵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

峯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劄當同各官將兵分布劄定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利頭賊首池大鬚賊首池大安新總并池大昇共爲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勢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

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魴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効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戮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鏜千戶洪恩統

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鬚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住劄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瀝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賊遞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

陽明別錄卷一
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
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
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瑀星夜起集水元大
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
豐急自龍南直趨泃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
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
前因叅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
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
均爲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爲賊所執後雖倖免
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

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
盧鳳捕盜主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鏜千戶洪恩地當
關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畧不出兵邀擊千戶
林節即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
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瑀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違
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敵不前故違約束先行
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
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嚴但楊璋往來
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罪及招廣東
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大鬚等在彼地

方爲巢却亦不行時嘗巡邏縱其過境劫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項失事官員俱合遵奉勅諭事理即行提問但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百出今雖陽受招撫其實陰懷異圖况其黨與根連三省萬一乘間復出爲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隄備之際除將百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叅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各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事情另行叅奏緣係地方

緊急賊情及叅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閩廣捷音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胡璉呈會同分守右叅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叅政陳策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胤督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呈稱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尅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濶竹洋新

洋大豐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燁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劄誠恐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剿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

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八名俱被截傷身死卑職亦被截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稟間續奉本院紙牌爲進兵方畧事備行各職遵奉密諭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密差義官曾崇秀爪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嚙枚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湖山奪

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間賊徒類皆驍勇精悍猶能凌塹絕谷超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猫狸游四并廣東大賊首蕭細弟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口其間墜崖墮壑死者不可勝計奪回水黃牛賊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順打手楊緣等一十四名次

早各職分兵追剿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亦由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餘賊敗走各又遞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樟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圍哨委官指揮王鎧李誠通判龔震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嵩范克起羅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興長等二百三十五名顆俘

獲賊屬八十二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賊殺死老人胡文政一名截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指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縣并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并金豐哨指揮韋鑑大溪哨推官胡寧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銳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等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

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錢百戶呂希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解到道轉解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兵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脅從餘黨悉願攜帶家口出官投首

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 奏行勘合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朱宗玉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剿隨奉本院進兵方畧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腳隘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余

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剋破古村木窖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嘴蕭乾爻范端蕭玉即蕭肅五顯薊釗蘇瑢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剋期夾攻間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覃桓縣丞紀鏞等情當即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戩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灌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

計二百二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
賊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
各設機險以死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
十等日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
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
賊首溫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晟賴英等并擒斬賊犯
共一千四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
獲馬牛賊銀銅錢衣布噐仗蕉紗等物前後共計生
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
顆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奪獲水黃牛馬一百

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十七件
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賊銀三十二兩四錢八分
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緣由呈報前
來卷查先爲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已經
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史陳金御史胡文
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等官欽遵整備糧餉
起調軍兵約會進剿間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
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
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事體叅錯誠恐彼此推調致
誤軍機當臣備遵該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畧行

仰各官協同上緊密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叅政等官艾洪等會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暄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候秋再舉備呈到臣叅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畧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兵貴善用豈以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即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坑等處一面督令各

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叅奏間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叅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温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爲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剿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踈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

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戩才調俱優勞勩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威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 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

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摠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

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

剿不過逞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

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克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

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旣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

處城郭者爲之交接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
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
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
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
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
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
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
束齋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
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
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

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
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
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
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
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
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
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
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敢不出一卒以抗
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
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

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
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
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
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
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
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
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
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
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
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

今朝廷嘗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
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
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
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
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
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萬
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
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
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
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遯所可得者不過

征調者
心

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羅之慘於是乎有
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此
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
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
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
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
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
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
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
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

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二司官即便叅問依律
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名強
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
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
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
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決不輕貸
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
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
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
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

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
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
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
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
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 勅兵部俯
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
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
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
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
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

從 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令方待罪於
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
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
追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此
具本請 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
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
月內被峯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續被上
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民又據南

陽明別錄卷一
康縣報輦賊一夥突來龍句保虜劫居民續被輦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輦賊一陣虜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輦賊糾同逃民四散虜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輦賊與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虜牽人牛本月十六日准本縣捕盜主簿利昱牒報輦賊劫打頭里茶坑等處駐劄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剿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

府呈同前事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泃頭等處強賊池大鬚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剿隨據本縣呈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稱上猶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等查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史孫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謝志珊等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

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題奉 欽依轉行查勘前賊
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即今可
否剿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
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
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
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必須三省之兵剋期並進庶
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
江徃僮之伐雖欲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
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
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

俯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間隙量搗其穴候
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
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叅議黃宏守
備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
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處
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英藍
瑤陳曰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陳尹誠
簡永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
譚曰直蘇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藍天鳳藍文
亨鍾鳴 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元滿所統賊

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魚黃聶水
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巢穴相聯盤據流
劫三省爲害多年贛州之龍南因與廣東之龍川泃
頭賊巢接境被賊首池大鬚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
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光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陳
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榮黃萬珊黃秀珏羅積善王
金曾子柰王金柰王洪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
鉞陳秀珰陳珪劉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
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
夾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一

萬頃殺虜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
屋廬姦汙妻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
天討所當必加者也今聞廣湖二省用兵將畢夾攻
之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兼之本道兵
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數
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噍類無遺等
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
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
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劫備
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郴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

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
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
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
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
又報江西長流等峒峯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
徒各出劫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
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
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
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
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況郴桂所屬未興

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爲處伏望軫念
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
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死
守備都指揮鄧旻雖蒙征剿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
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爲僮官
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玉
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
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
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名目隨
處流劫正德十一年七月內龔福全張打旗號僭稱

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虜民擡轎展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徃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徃官未寧半月仍出前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虜捉知縣韓宗堯劫庫劫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劫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徃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六車攻打州縣城池官

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剿等情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隄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叅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

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
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
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
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
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
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
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
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
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
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

一鼓成擒歷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寃
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
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
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
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迨於
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
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
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
兩廣偏橋之計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
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

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贛州府龍南縣申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同已招大賊首

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行至地名湖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搶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黃大滿黃細滿黃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月初九日又有廣東剎頭老賊首池大鬚串同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衆四百餘徒打劫千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

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百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
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隘長張德報稱湖廣
桂陽縣魚黃峒峯賊首唐飛劔總兵嚴宗清千總賴
必等糾衆劫虜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拘與賊對
敵殺獲唐飛劔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
丞舒富關峯賊三百餘人出劫當有保長王萬湖等
帶領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
虜人口三名口奪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驗明
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黃昭呈
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

東山徭賊首高快馬等衆突來城外并附近鄉村打
劫欲行攻陷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
城池及相機敵與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北城外劄
營隨調深峒等處土兵協力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
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虜人口三
十二名口又據捕盜老人梁真等殺獲賊級二顆生
擒賊徒一名及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申強賊六百餘
徒出劫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
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
七匹又據曲江縣徭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奪

獲馬一匹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實等因并據潮州府揭陽縣申流賊劫長樂海豐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王本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申准捕盜通判徐璣牒稱流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徒圍劫新田屯徐百戶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地名馬駿逕擒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一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璿等率兵擒獲賊徒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總甲黃廷

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俱解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劫興寧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閑住千戶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斬首從賊人龐廣等三十二名顆奪獲賊仗四十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虜人口二百五十名口并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恕等六名俘獲婦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開報到臣先為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 勅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

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賊盜生發
即便設法剿捕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
守備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起集父
子鄉兵及顧募打手殺手弩手人等各於賊行要路
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賊出沒就便相機截捕獲功
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官將斬
獲賊級閱驗明白發仰梟首生擒賊犯問招回報俘
獲賊屬并牛馬贓物俱變賣價銀入官與器械俱貯
庫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獲功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
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

二十二年五月
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
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
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
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
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
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
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
喉襟清寧人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旣敷盜賊自息
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

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徑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金箭灌等鄉接境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剿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剿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

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即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況今奏凱之

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甓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寫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徭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

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興勢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 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

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
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
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爲照建立縣治固係
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
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諏咨道路衆
口一詞莫不舉手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惟恐或
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
土雜然並作裹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
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
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

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
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
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匿山谷者舊
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
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
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
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
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群巢於
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况其祝望欣
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

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湏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為者惟縣治學校湏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群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

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求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疏通鹽法疏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部咨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閏彭秀連名狀告

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勘合開稱廣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淮鹽因怯河道逆

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客商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況廣鹽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爲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里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

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克器用強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託勢要官豪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政使任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因而不到商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已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

追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勅諭便宜處置暫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果等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照立廠照例抽稅外正德九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奉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

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俱照律例問罪沒官又
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
共抽過稅銀四萬八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
明文支發三省夾攻大帽山等處賞功軍餉并犒勞
過狼兵官軍土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剿姚源軍前
應用及起造抽分廠廳浮橋修理城池買穀上倉預
備賑濟及遵巡撫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
等項支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由此觀之
則地方糧買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

項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
近爲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轉行議處停
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衙門議得賊首
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三省窮
兇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 聞動調三省
官兵會剿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以三萬爲率
半年爲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贛州府庫收貯
前項稅銀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百餘兩又是節催
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一千六百餘兩但恐
不日 命下尅期進剿軍行糧食所當預處及查得

廣東所奏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
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
史陳金便宜事例一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
販賣所收銀兩少爲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
庶使有備無患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寧另行具題
禁止庶袁臨吉三府居民無乏鹽之苦南贛二府軍
門得軍餉之利而關津把截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
誠爲一舉而三得矣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
史孫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
軍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其至贛州府十取其一

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酌
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者倍
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稅重之
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賈疏通軍
餉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處置事
理仰行各道并該府縣遵奉仍禁革奸徒不許乘機
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由繳申今照本院
撫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贛南
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即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
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

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皆自給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兩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 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一

